

模块 3 视频课 3: Megan Molteni 访谈

[00:00:00]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课程的视频部分，这里是课程“疫情中的新闻业：当前与未来的新冠肺炎报道”。现在是第三模块，我们探讨的是的研制新冠病毒疫苗及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前景及问题。现在我们将要与 **Megan Molteni** 进行访谈，**Megan** 是《连线》杂志的特邀记者，她一直在报道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Megan**，感谢参与这个课程。

[00:00:30] 感谢邀请我，**Maryn**。

[00:00:31] 首先我们可以先请您向我们的 8600 名学生介绍一下您在《连线》杂志的工作吗？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能没看过这个杂志。

[00:00:43] 好的。现在，我主要为《连线》网站的科学板块撰写文章，我几乎是在专门报道这个新冠肺炎危机。在疫情爆发之前，我报道的是更广泛的生物技术领域，关注新兴的新技术和基因隐私。但是现在，我的工作每周给网站写 2 到 3 篇报道，努力帮助读者了解新冠肺炎将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各种影响，同时我也报道科学方面的进展，既包括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制进展，也包括我们对这种疾病的总体了解以及它如何在人群中传播，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

[00:01:35] 我认为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和您的情况差不多。他们中有很多人可能从来没做过医疗和科学方面的报道，而做过这类报道的人，比如其余的学生，他们也是刚刚转而专门报道新冠肺炎。您从疫情爆发时起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报道，也就是从一月初开始报道。关于疫苗和治疗药物，在您报道过的所有新闻里，有没有哪些新闻事件让您尤为印象深刻？

[00:02:04] 其实一开始我很犹豫要不要写疫苗研制的报道。特别是在一月和二月，当时仍然只有中国大陆有疫情。当时还没有什么动静，疫苗研制方面没有什么动静。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疾病会不会成为一个长期持续的全球流行病，它成为流行病后我们才有必要投入数十亿美元和数年时间来研制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所以起初我基本上不做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后来我们确定疫苗将是必要的，我们要靠它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有必要把我们了解的新冠疫苗科学和研制进展写出来，一直写到现在。

[00:03:00] 当时我接到了一个任务，我要写一篇明确的《连线》疫苗研制过程指南，这要写成一篇介绍疫苗研制基础知识的文章。就像是.....当时，**安东尼·福奇**在电视上说，我们至少需要 12 到 18 个月才能研制出疫苗。当时很多人听了这个消息后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么久。于是我觉得，我的这篇[00:03:30]文章[0.0s]应该要让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明白为什么。所以文章将要涉及疫苗科学、疫苗生产、供应链以及疫苗研发的经济学，这与研制治疗药物大不相同。

[00:03:44] 起初我对这个任务感到很沮丧，因为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太基础了，我觉得这类内容已经人尽皆知，而且它们也被写透了。但当我着手写这篇报道时，我和一位疫苗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他叫 **Peter Hotez**，他此前研制过一种非典疫苗。我了解到，研制冠状病毒疫苗可能会存在一个小问题，这关系到人们注射疫苗后，在传染环境中接触病毒时自身的免疫系统会对病毒产生什么反应。当时我还未在任何地方看过任何相关的报道，所以我当时可以说是报道新冠肺炎疫苗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免疫增强”反应的第一人。从报道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有意思和新颖的角度，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00:04:46] 报道发布出来以后，它在网站上火了起来。一周的阅读量大约有 20 万次，我们出版社的首席执行官 **Condé Nast** 还给我写了电子邮件。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屏幕中的人物。他说他已经把文章分享给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00:05:05] 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它教会了我要时不时跳出自己的固有思维，去思考非科学人员和非记者人士真正需要什么信息，以便他们了解，在这些飞速发展和令人困惑的时期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回顾这些疫苗方面的报道，这个事件让我尤为印象深刻，它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00:05:32] 这是一篇令人震撼的报道，它真的非常出色，我们已经将其推荐为阅读材料，即本模块的必读材料。不过我非常想知道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您很少做这方面的报道，既然这对您来说是一个新领域，而且这些治疗药物以及疫苗还未研制出来，那么在这方面您是如何寻找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人士的？您如何知道应该采访谁比较合适？另外您如何判断谁的信息值得传递给读者？

[00:06:03] 这确实非常难，不过我觉得对我有帮助的一点是，我从一月中就开始报道了。我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联系一些人，我是通过网上发布的预印本来找到他们的，同时我也会通过文献检索来挖掘。此外我也会参加一些生物学的在线论坛。所以到二月中旬和三月初，当许多新的治疗药物和疫苗上线时，或者不是上线，而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时，我已经和一些人建立了联系，我不需要依靠其它的新闻报道来寻找新闻来源人士。

[00:06:55] 但在报道治疗药物时，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的一点是去关注……在早期，当疫情仍然只出现在中国大陆时，我就已经在跟踪临床试验的登记情况，以便了解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关注什么问题。在二月中旬的时候，临床试验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激增，在几周时间里，试验的数量从一两个增加到了几十个。所以那段时间想要分析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真的很费力。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有很多研究人员也在关注那些试验。在这些关注试验信息的人里，我关注了一些人的时事简讯。所以我在疫情仍然只出现在中国时及早跟进报道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在这些试验里，很多试验为美国目前已经启动的试验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00:07:51] 如果你们关注 WHO，即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会追踪有多少治疗药物、药品和疫苗正在研发中，如果对测试中的所有对象都进行报道的话，我们每天写一篇文章可以写三个月。但是对我这个记者、对你们这些记者或对你们的读者而言，不经过筛选而报道所有研发产品并不是充分利用时间的好办法。所以我觉得寻找熟悉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非常重要。如果要寻找做过大量文献检索的人，那么通过评论性论文来寻找是一个好办法。他们能判断疫情中出现的研发证据是否有价值。所以对我而言评论性论文是很有帮助的资源。

[00:08:49] 没错，这是个艰难的时期。归结起来关键在于你们对药物研发的过程是否有过硬的背景知识。比如临床试验的不同阶段有哪些？样本容量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终点代表什么？统计证据强度如何？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后，你们就能在各种声音中发现真正的讯号，因为你们肯定不想依赖新闻发布会。药物公司总是会对他们得出的数据进行粉饰，有了背景知识以后我们就能从数据中看出其它信息。

[00:09:38] 还有始终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们自己没有这样过硬的知识，那么你们至少要和统计学家交朋友，或结交专业人士，方便你们发电子邮件问他们“对此我该怎么理解”。

[00:09:5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您提到了我本来想要问的内容。现在大家肯定都想研发疫苗或治疗药物，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危机，它影响着整个世界。如果他们能研制出来

的话，他们会获得巨大的声誉。但同时研究的主体是公司，是企业，首先跨过研发终点线的任何一家公司还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

[00:10:15] 在早前关于一些治疗药物的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经济上也急于抢占先机。不知您能否谈谈您如何抵制炒作，并确保您作为记者不会被某家公司利用，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00:10:4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早期，我得做很多工作来弄清楚谁在研发这些治疗药物和早期的疫苗。然后我查到的新闻稿多得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记者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制药公司会想办法利用媒体报道来达成经济上的目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言论，比如一家公司说：“我们研制出了一种候选疫苗。我们正在进入临床前试验阶段。我们有一种候选疫苗。”每当有报道称“他们加入了研发的竞赛中”时，这些公司的股票都会大涨。

[00:11:23] 我和一些在公共卫生领域研究全球疫苗研发的人交谈后了解到，每当世界上出现可怕的大规模新型人类疾病时，这种事就会发生。一些公司会利用恐惧，利用困难时期，利用特定的大环境来抬高他们的价值。

[00:11:58] 我们回顾一下非典肺炎时期的情况，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们回顾 2003 年非典肺炎的疫情，你们会发现当时有 30 多家公司带着候选疫苗参与到疫苗竞赛中，它们都看到了类似的机遇，这样的机遇能大大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

[00:12:17]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疫苗最终都未能研制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出现了动态的变化。中国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变后，疫情很快就结束了。但它仍旧给了我们启示。我和很多研究这个流行病史的人进行了交谈，我了解到很多疫苗研发公司并不是真的要研发疫苗，他们只是把它当作利用疫情的机会。所以当我去了解一些候选疫苗时，我的脑海里会一直敲着警钟。

[00:12:57] 我们要记住的另一个重要的点是，仅有一种疫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将会需要很多疫苗。如果有真的投入和真的资金流入疫苗研发的竞争中，以找出既安全又高效的疫苗，那么这也不是坏事，因为我们不仅仅需要一种疫苗，如果我们要给全世界的所有人口都接种疫苗的话，仅有一种疫苗并不够。因为我们有几十亿人口。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事情想得很坏，我们只是要有怀疑的精神。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研发线上要有很多种候选疫苗，这样最后至少能得出一种有效的疫苗。

[00:13:48] 所以我们在《连线》中的做法是少关注一些试验的结果，多关注过程。我们有一个真的……我觉得我们区别于其它出版物的其中一个不同点是，我们通常不会仅仅报道试验的顶线结果。我们要做的是了解科学真正发生改变的方面。在疫情中，科学的过程一直在发生变化，以加速一些候选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这种科学过程上的改变对我们要评估的数据会在质量上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咻”地一下让我们在疫情中发生改变，从而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吗？还是说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办法来革新这些过程，以便接下来把这种过程当作一种借鉴？

[00:14:44] 这些是我们通常会寻找的新闻，我们不会报道每一个数据。所以当有一个研究说：“瑞德西韦有效果”，另一个研究说：“瑞德西韦无效果”时，我们要后退一步问：“这个研究中的数据质量怎么样？这个研究中的数据质量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布数据？”

数据的发布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我们要为大众提供他们所需的背景知识，让他们理解那些概括性结果有什么含义。

[00:15:20] 我很想问一下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很显然，在彷如一个世纪那样漫长的几个月里，一些治疗药物被大力吹捧，其中存在着很多政治影响。也许其它疫情也有这样的情况，也许在艾滋病出现的早期也是如此，只是我们当时没有做这方面的报道。

[00:15:42] 比如，在二月或三月，法国卫生部长在推特上宣称，我们不应该使用布洛芬来治疗新冠肺炎的发烧问题。这在传染病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该国有一些公司进行了回应并支持该说法，而有些公司不支持。另外，我们还对羟氯喹抱有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源自法国，但这种药得到了美国白宫的大力追捧，以至于一位重要的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差点丢掉工作，因为他不赞同白宫对这种药的推广。

[00:16:27] 所以您可否谈一谈，在您的报道中您如何处理这种政治影响？您会报道这个影响吗？您会在写文章时留心这个问题吗？或者您会注意到它可能会阻碍试验的进展吗？您是如何处理的？

[00:16:44] 作为一个以报道科学内容为主的记者，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有些挫败，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报道中要注意的问题。在政治中出现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社交媒体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国家总统会造成影响，就连科技公司的领导人也会通过推文发一些内容，这些内容会影响大众在 Google 上搜索什么信息，会影响人们的购买和行为。

[00:17:17] 对此我们一直思考的处理思路是，语境很重要，我们的报道中需要提供语境。但至少对我自己而言，它只是报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确实有一些同事专门以撰写错误信息方面的文章为工作内容。他们写过 2016 年大选相关的错误信息文章，现在他们将这个经验应用到新冠肺炎错误信息的处理中。所以他们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更游刃有余。

[00:17:48] 但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因为现实情况是，科学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如果研究人员在热点地区正努力对一种药物开展随机、盲目和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但可作为潜在试验对象的患者却出门购买羟氯喹或向医生索要羟氯喹等等，这样一来，可参与试验的潜在试验对象人数就会减少。

[00:18:25] 这产生的下游效应就是，我们在冒险。如果政客随意给出治疗方法，并向公众表示疫情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同时宣称情况发展得比预期的要好，但他们的论据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削弱我们的能力，影响我们判断什么对抗疫有效果，什么没效果。

[00:18:52] 现在人们很担心，我们即将渡过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或第一波疫情中最严重的时期，但我们却无法弄明白，当未来出现第二波疫情时，怎样的抗疫方法是有效的。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这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其中，政治对科学的操控，或者说政客想要寻找简单答案的做法会影响我们发展优秀科学的能力。况且抗疫中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

[00:19:29] 政治压力有扰乱科学的能力，这是非常好的观点。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一方面。我最后想要问您一个问题。在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中，超过一半的人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许多这些国家并没有制药公司。那里可能有制药厂，但这些国家不会在治疗药物的研发或生产领域有大举动。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听到任何特别关注公平分配问题的疫苗分配计

划，以便我们能公平照顾发展中国家？您打算报道这些计划吗？或者在您看来，记者应该如何来做来报道这方面的问题？

[00:20:20] 好的，我认为接下来这是绝对重要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有候选疫苗正处于试验阶段，第一批的四种疫苗已经进入阶段二的试验，因此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我想说的是，对于日后要采取的分配策略，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

[00:20:46] 世界卫生组织和比尔·盖茨说：“当我们的候选疫苗成为可用的疫苗后，我们需要考虑届时疫情将会在哪里出现。我们如何提前在那些地方打造生产能力，以便疫苗研制成功后，它们可以直接分配到我们预计疫情会出现的地方。”

[00:21:17] 同时，我们听说白宫有一个行动，称为“神速行动”，行动的目的是加速疫苗在美国的研发。他们不关注在美国以外研发的疫苗，他们只想对那些将会留在美国并且优先提供给美国公民的疫苗进行扩大生产。

[00:21:45] 我认为现在这些决定将会开始对接下来的数月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生产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建设生产设施，获取资本投资和部署各类员工。所以现在那些关于将在哪里生产疫苗的决定将会极其重要，因此我认为现在记者肩负的重大责任是，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

[00:22:15] 所以每当我采访一家研制疫苗的公司时，我会问这样的问题：“到某些节点时你们能有多少疫苗？你们在哪里生产？当你们生产出有限的疫苗后，在应该分配给谁方面，你们与政府的合作策略是什么？这些疫苗将会采用什么配方？”因为如果疫苗需要冷却，它们在医疗保健设施薄弱的国家将会比较难普及。

[00:22:56] 我们在问“疫苗有效还是没效”时，要确保以上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后，我认为所有记者均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00:23:15] 我有一个好同事，他叫 **Adam Rogers**。本周他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我们在对有限的疫苗进行分配时有哪些潜在可行的策略，对此人们现在有很多看法。一些人说当疫苗研制出来后，它们应该分配到疫情严重的地方。另一些人说疫苗应该分配给最脆弱的人群，帮助那些已经在家中隔离很长时间的人。或者分配给高血压人群或老年人。另外我们知道，有一些疫苗对老年人口没作用。那么疫苗会主要分配给最能产生免疫效果的人群吗？有人说疫苗的分配应该公平合理，他们称“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那么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确保这些人先获得疫苗吗？因为在这个疫情中他们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疫苗应该分配给医护人员吗？因为他们接触病毒的几率最大。

[00:24:20] 所以现在有很多看法，我认为接下来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报道，并继续强调找出这个答案的重要性。因为我觉得大众不太理解的一点是，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完全不同于研制出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疫苗。我认为接下来这是大众和记者应该关注的问题。

[00:24:47] 太好了。这真的是非常好的建议。感谢分享这些想法和策略，也谢谢参与我们的课程。

[00:24:54] 非常感谢邀请我，Maryn。